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三回 鄧素秋落鳳池避難 周公子勾欄院逢姣

詩曰：

放下琵琶便舉筋，曉風殘月九秋霜；
歌聲好似並州剪，要斷人間未斷腸。

話說知縣葉開甲，審問楊明殺人盜印搶人之事。楊明原是忠正之人，平日做事又謹慎，不知這禍從何而起，說：「求老爺明示，我殺人盜印，有何憑證？」知縣說：「有憑據。先派人搜索楊明的箱櫃。」楊明說：「大老爺要搜我印信，如搜得出來，小的認罪；如搜不出來，該當何如？」知縣聽了大怒，說道：「好狗才！本縣要訪察不真，亦不能把你鎖拿。」叫親隨家人並那些官兵人役，即往各房箱櫃內細細搜找。及搜到內宅老太太房中，楊明跟著，只見從木箱之內，搜出一個包袱來，外面透出血跡，打開一看，裡面是一個人頭。楊明一見，嚇得戰戰兢兢、汗流浹背。說道：「此事真奇怪了！我這木箱之內，那裡有這東西？」知縣看見是人頭，心中更有主見。又派人把院內的栽花缸俱是移開，叫按著放花缸之處挖下去尋；及挖在第三個地方，由土內拉出一個紅綢包兒，打開一看，裡面是玉山縣的印綬。楊明一見，「呀嘍」一聲，魂驚千里。這叫：

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連那三□六友之內的朋友，都驚得呆呆發愣。書中交代，楊明這件事，皆因自己威名素著，結下了冤仇，那仇人使這移花接木之巧計。

只因玉山縣東門外，有一個營監院，開院的叫賈正，他妻鄭氏。那鴛兒很積下些銀錢，為親生的女兒素梅死了，那鴛兒愁腸萬結，因沒有本錢了，同他老頭兒賈正商議了買一個女人。賈正托人各處訪找，要色技俱佳者才買呢。這一天有東門外開萬順萬的尤伙計，名叫尤奎，在店中當小二，為人最機靈，亦時常同店中客人往這行院來的。知道花鴛兒夫婦兩個要買好女人，他特來尋賈正。到了院中，見了賈正說：「賈大哥！你要買女人的，我給你辦這件好事。我們店內住著一位被參的官長，姓鄧名叫文元。他來到店內就病了，昨日死了，就是一個女兒，名叫鄧素秋。這官長一死，該下我們店飯賬不少，又沒錢殮屍埋葬。昨日那姑娘托我母親代他找個人家，就是做妾他亦願意。我想你我這樣交情，特來與你說知，你要買了，定是一股好財呢。那身價還不貴，只要二百兩銀子，你要買，到那裡先看看，然後再議。千萬別露是勾欄的風聲。」鄭氏同賈正二人甚喜，說：「我要買妥，必要謝你的。」那尤奎說：「咱們先走到那裡看去。」

三人到了店東小院之內，北房兩間，屋裡躺著死屍。尤奎同二人進房來，說：「鄧姑娘，我同人看你來。」只見從房內走出一個女子來，年約□六七歲，身材合中，頭上青絲髮，黑中透亮，梳的髻兒如油滑；臉似桃花賽粉白，白中透潤；眉清目秀，鼻直口小，杏眼含情，桃腮紅潤，牙排碎玉，唇若丹砂；身穿舊藍襖，乾乾淨淨，腰繫青綢裙，齊齊整整；微露金蓮，又瘦又小，尖尖的約三寸有餘。真乃是：

瑤池仙子臨凡世，月宮姮娥降天台。

賈正夫妻看罷，滿心歡喜說：「姑娘，我夫婦無兒無女，要買個女兒好度晚年。你要願意，我就給你銀子葬父。」那素秋本是知書明理之人，見鄭氏說的很好，自己也願意。大家說得明白；買棺材葬父之後，跟著你二位老人家走了。鄭氏夫妻給了尤奎二百銀子，那尤奎倒賺了一半，鄧素秋只得一百兩銀子。素秋先還了店飯錢，又買了棺材、做了孝衣，僱人把他父親埋葬後，賈正夫妻二人，方把素秋接到院中。素秋一見是勾欄院，自己就要尋短見，放聲大哭。鄭氏說：「女兒你不必傷心痛哭，我夫妻在這勾欄院，也不是長久之道，不能叫你與那些妓女一般。我給你找一個財主人家，一夫一妻同偕到老，你也好，我們也好。」苦苦的一勸，把素秋勸好了，叫他另居一所院內，北房三間。每日賈正夫妻同他吃飯、彈弦子唱曲兒，哄的素秋感恩不盡，並叫他彈絲弦、唱岔曲。過了有半載之久，這行院中就傳了出去：賈正夫妻買了一個女兒，比仙女還姣。那些人給送了一個外號，叫「廣寒仙子」鄧素秋。

那一日素秋獨在房中間坐無聊，自己思想老母早喪，父親又亡，孤苦零丁，身已入在勾欄院之內，舉目無親。悲傷之際，信口吟詩一首：

銀紅衫子半蒙塵，一盞孤燈伴此身。
好似梨花經雨後，可憐零落不成春。

鄧素秋當此孤燈寂寞，愁腸萬種，天有二鼓之時，半合眼睛，沉沉睡去。次日精神減少，懶言懶語。天有交午之候，只見花鴛兒笑嘻嘻的進來說道：「女兒，今有周公子來訪，要見你，我不能擋住了，他是此處的大鄉紳。他父親做過吏部尚書，現今告老在家；他兄長周鼎是兵部司官。這個公子是秀才，今年才二□歲，人品又好，就是脾氣大點。咱們開行院的，又不敢得罪他。女兒，若周公子進來，千萬別得罪他。」素秋聽花鴛這一席話，便說道：「媽媽，叫我見他是要作什麼呢？」花鴛兒說：「兒呀，你還問我麼？我想要給你找個人家，你終身有靠，比在院中勝似百倍呢。要是周公子看上你，買你做妾，我也得些錢養老。你到他家，使奴喚婢，自由自在了。」素秋說：「亦好，我就見他。」

花鴛兒鄭氏聽了很樂。到了外面，不多時同著一位美少年公子進來，頭戴繡花文生巾，身披百花連子袍；面似桃花，白中透潤，潤中透白；目似朗星，兩眉斜飛入鬢，準頭端正，齒白唇紅；步履風流，若似乎胸藏二百，學富五車。後跟一青衣童子，亦甚俊雅。走到房中，周公子抬頭一看，見正面牆上掛著一軸畫，是半截美人，上有人題詩一首，寫的是：

百般體態萬般姣，不畫全身畫半腰。
可恨丹青無妙筆，動人情處未曾描。
兩旁各有對聯一條，上寫的是：
名教中有樂地，
風月外無多談。

公子看罷，方才落座。鄭氏送茶過來，叫女兒出來，見過公子。只聽東房內答應，是嬌聲燕語，由房中掀簾出來。周魁一看鄧素秋生的果然美貌，有詞一首贊云：

淡淡梨花面，輕輕楊柳腰；朱唇一點美多姣，果然青春年少。

身穿縞素，一張清水臉面，生的自來潔白；細彎彎兩道蛾眉，水凌凌一雙杏眼，直丁丁鼻如懸膽，小寧寧口似櫻桃；輕搖玉體，慢款金蓮。來至周公子面前，深深萬福，問了姓名，在下邊坐下。那鄭氏就溜出去了。素秋見周公子五官清秀，舉止安詳，開口問道：「公子青春幾何？」周魁說：「吾今二□一歲了。你今年多大年紀？來這院內多少日子？可曾見過人否？」素秋說：「我並未見過人。」就把自己從前之事說了一遍二人情投意合。素秋說：「公子既肯憐香惜玉，奴家情願終身相待。」周公子說：「我家中不能自主，有父親在堂，我娶有妻室，只因去歲死了，要給我續弦，我云非目睹之人，我是不要的。你既有意，我自安排。叫鴛兒來擺酒，我今日先與你海誓山盟。」鴛兒立刻擺上一桌乾鮮果品、雞魚鴨肉等菜，又暖了一壺黃酒。周魁與素秋對飲談心，情投意合，只恨相見之晚。

周公子說：「我今雖不能娶到家中，你候我父親百年之後，我定要接你家中去的。我今暫把這西園樓房租過來，給你住了，叫鴛兒僱人伺候。我也時常來往，從此亦不准你再見外人。」素秋說：「我很願意。」又把鄭氏叫過來，對鄭氏說：「我告訴你知

道，這素秋我要買他做一個妾。我今不便接到家中，俟我父親百年之後，我即帶素秋回家，現今暫在你這西院樓上居住；所有使費，我先給你三百兩銀子，他屋中應用物件、日用錢鈔，我自給他安置。」花鴛兒一聽，滿心歡喜，心內說：只要你不接他出院去，我就好辦。聽公子說完，他才笑嘻嘻的說：「公子吩咐怎麼好，就怎麼辦。我這院中之事，也不瞞住公子，是都知道的。我那素梅女兒活著之時，還有些闊老爺來盤桓；自從他死之後，雖說前院中有桂紅、蓮青、碧桃、巧雲，那四人也籠不住人，只可混飯吃。我自接來這個素秋女兒，我也不教他在院中迎賓接客，只要有人娶他，照看我夫妻有飯吃，也就全好了。公子既是這樣吩咐，我就從命。今日是良辰吉日，公子別要走，我今預備一個合歡酒席，請公子多吃幾杯酒呢。」說罷轉身出去，到了外邊，又添了幾樣菜來。周公子派書僮青雲，把家人周坤叫到院中來。周公子派他到自己錢鋪之中，取了五百銀子，給了花鴛兒三百兩，留下二百兩給素秋屋中零用。二人吃著酒，周公子看素秋果然花容月貌，心中甚喜。酒醉性狂，提筆作詩一首，寫的是：

紅苞翠萼冠時芳，天下風流屬此香。

一月飽看三□日，花應笑我太輕狂。

寫罷鼓掌大笑，素秋亦和詩一首，是：

玉砌雕欄花一枝，相逢恰是未開時。

姣姿未慣風和雨，囑咐東君好護持。

吟罷，二人又吃了幾杯，天色已晚。正是：三杯花作合，酒是色媒人。周公子與素秋共入羅帳，誰想到：

好花偏遇三更雨，明月忽來萬里云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